

## 倾诉



列夫·托尔斯泰曾经说过：“幸福的家庭都一样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不同。”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小H，经过了27年才知道了自己身世的秘密，其中的滋味恐怕只有她自己知道了。

# 惊人秘密，竟然隐藏了27年



这次的情感倾诉太像一个剧本了，但它却真实地发生过。一个婚姻不幸的女人，一辈子苦苦追求着爱情，到头来仍不免竹篮打水一场空：她患了重病，贫困交加的恋人离她而去，留给她的，是无尽的遗憾。

周卫星/文

讲述人：小H  
年龄：27岁  
职业：销售

## 第一幕：病房外听到惊人秘密

2009年深秋的一天下午，气温有点低，天阴沉沉的，很闷。某市医院里，愁眉不展的小H急匆匆地往病房赶，她给生病的妈妈去拿药。医生说，她妈妈子宫有问题，并且怀有身孕！刚走到妈妈的病房门口，小H听到了里面传来低沉的、激烈的争执声，争论的双方是小H的妈妈秋水和继父宏声。

“宏声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儿子吗？就让我生下来吧。”

“你病得这么重，不要命了？”

“为了你，我愿意。如果我这次真的查出来有大毛病，以后就真的没有机会了。”

“不行，你都四十多岁的人了，你的命比生儿子重要。再说，咱不是已经有小H了？她也是咱亲生的啊！”

听到这里的时候，病房外的小H的心颤了一下，她感觉像是晴天里打了个霹雳。如果继父的话是真的，那么这个叫宏声的男人就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啊！此时，她心乱如麻。她感到恼怒、悲凉、不知所措。过了好大一会，小H才定了定神，敲开病房的门。小H的继父和妈妈面面相觑，最后还是妈妈开了口。

“小H，你听到什么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真的没有听到什么？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？”

“估计这几天上班累的吧。”小H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

后来，秋水肚子里的孩子不能要了，做掉了。

小H确实是继父生的，这件事在她姥姥那里得到了证实。她姥姥随后也把27年前的事全告诉了她——

## 第二幕：新婚夜 遭遇反锁屋内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晚上。这是正处豆蔻年华的秋水的新婚之夜，明亮的烛光把大红的喜字照得非常耀眼，可是她俊俏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高兴的样子：新郎正君不是自己的心上人，而且身材不高其貌不扬。门外，一把大锁把新房锁得结实实。这把大锁是小H的姥姥亲手加上去的。夜已深了，秋水还在灯下干坐着。

“天不早了，睡吧。”

“我不困。”

“一起睡吧。”

“你要困你先睡。”

“你是我要娶来的，要睡一起睡。”说着，略带醉意的正君不由分说来扯秋水的衣服。秋水拼尽全力想推开正君，但是女人没有男人的力气大，拉扯了许久，最终她还是被迫成了正君的女人。女人的眼里全是泪水。男人得到了她的身子，却没有得到她的心。

其实，小H的姥姥何尝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和心上人结婚呢？小H的姥爷去世的早，自己拉扯几个孩子非常艰难。她也知道女儿秋水有心上人宏声，可是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家境不好，很穷。长得帅能当饭吃？小H的姥姥坚持认为，现在自己给女儿选择的正君虽然长相一般，可是他的工作有保障，有一个“铁饭碗”，能保证女儿秋水吃穿不愁。

小H的姥姥以为，只要生米做成了熟饭，秋水就会乖乖听话，谁知她的如意算盘落了空——

## 第三幕：闹离婚 痴女哭诉实情

两年后的一天。秋水带着2岁的小H回娘家。晚上，小H带着甜甜的微笑早早进入了梦乡，满腹心事的秋水和妈妈坐在灯下拉家常。突然，秋水向妈妈跪了下来，带着哭声把压抑了几年的话都说了出来。

“妈，我对不起您。”

“傻丫头，咋回事？”

“小H是宏声的闺女。”

“啥？你咋知道是他的？”

“我算过日子，这孩子是他的！”

原来，在和正君结婚前两个月，秋水已经怀上了宏声的孩子，就是小H。结婚前，秋水哪敢告诉妈妈这事呢！而如今，秋水和宏声仍然藕断丝连，虽然宏声也结了婚，生了孩子。

怪不得！小H长得和名义上的爸爸正君一点都不像：小H眼睛大，正君眼睛很小；小H皮肤白，正君又黑又黄；小H是个方脸，正君是个长脸；小H长得长胳膊长腿，而正君很

矮小……

明眼人能看出，小H长得确实不像正君。时间长了，正君也看出了门道，终于逼着秋水说出了真相，他忍无可忍，打了秋水一顿，秋水自知理亏，这次没有怎么反抗。可是以后每想起这事，正君心里就窝囊不已，就要拿秋水出气。秋水被打急了，和正君开始对打。再往后，两人吵架、打架成了家常便饭。

幼时的小H，只记得爸爸正君不喜欢自己，总是和妈妈打架。为了不挨打，秋水带着小H开始东躲西藏。这日子是没办法过了，拖了几年之后，秋水和正君终于离了婚。

离婚后，秋水找到了宏声：“宏声哥，你带我们娘俩走吧！”秋水满脸祈盼地看着宏声说。宏声心里也是一直有着秋水，和自己的老婆感情不和，于是他和秋水私奔了！

可是，为了爱走在一起的两个人，最后也没有守住幸福——

## 第四幕：患重症 情人撒手而去

时间回到2009年冬。也就是秋水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两个月后。天气阴冷，风吹在脸上，有了深深的寒意。人们呼出的气，就像一股白烟。还是那家医院，秋水又住院了。秋水的诊断书上，“子宫肿瘤”几个字非常刺眼。看到诊断书后，秋水神情紧张，一层细密的汗珠涌现在脸上。宏声小心翼翼地询问着医生。

“医生，不要紧吧？”

“病人子宫保不住了，只有拿掉了。”

“问题严重吗？”

“还要继续观察。”

后来，秋水不得不接受现实，切除了子宫。

手术的当晚，宏声眉头紧锁，在病房外抽了一夜的烟，垃圾桶旁散落了一地的烟头。

自宏声和秋水私奔后的这二十多年来，两人始终没有找到好工作，无非是些保安、烧饭之类的活计，所以两人几乎没有什么积蓄。秋水这两次住院，已经把他们的家底花光了。秋水后来的手术费，还是他们的女儿小H掏的钱。不过，小H的工资也不高，手头也很拮据。

宏声也许是过够了这样的日子，继背叛老婆之后，又背叛了情人，再次离家出走了。

两个相爰了几十年的人，终于抗不住贫困和病痛，分手了。（注：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